

江雨朵◎著

少女与国王，梦想与命运，白色雾气中的哀婉圣歌，
碧绿宝石般的璀璨夜曲。法兰西与翡冷翠，浪漫花都的恋物语。

花都恋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花都恋

少女与国王，梦想与命运，
白色雾气中的哀婉圣歌，碧绿宝石般的璀璨夜曲。
法兰西与翡冷翠，浪漫花都的恋物语。

江雨朵◎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春酷语(第四辑)

主 编：珠 雅

责任编辑：马燕茹

装帧设计：花 雨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4971950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60×710 1/16

印 张：360 字 数：270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7-204-09276-5/I·1853

定 价：460.00 元(全 20 册)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花都志

目录



HU A DU ZHI LIA N

- 001 第一部 白色奥尔良(上)
- 002 第一章·传说中的少女
- 013 第二章·黎明时升起的星子
- 032 第三章·天使的羽衣名为爱情
- 042 第四章·少女与国王
- 052 第五章·距离
- 070 第六章·两个人的奥尔良



095	第二部·白色奥尔良（下）
096	第一章·动荡
117	第二章·圣光
124	第三章·我以我之名
132	第四章·背叛的道标
159	第五章·分割线
172	第六章·情茧囚牢
180	第七章·他是烈火
187	尾声·细雪



花都志

目 录



193	第三部 情定翡冷翠
194	楔 子
200	第一章·少女库拉丽秋
210	第二章·暗夜的迷茫
223	第三章·圣者的福音
233	第四章·阿西西的盗贼
248	第五章·罗马教皇至高无上
259	第六章·威尼斯骑士
270	第七章·监狱历险
285	第八章·虚幻幸福岛
295	第九章·百合花为谁而开
309	尾 声
311	后记

花都恋

一生一次的相遇，绝对无法离开的眼神。

一生一次的承诺，绝对不能背弃的誓约。

《白色奥尔良》 ● 上

第一章 传说中的少女

这个世界是没有神的。

如果有，为什么他一次也没有回答过我？

我如此虔诚，跪伏在神的脚下，数亿次的祈求，我的心都要流血了。

而我的愿望，依然无法实现……

雄伟瑰丽的殿堂顶部高挑如拱形的苍穹，琉璃珠串垂落洒下，形成透明的帘幕，象征性地设置了阻隔在皇太子殿下与贵族间那薄薄的距离。

“母亲她说了那样的话吗？”

青年仿佛不安地低语着，左手转动着座椅扶手上镶嵌的圆形宝石，右手持六片玉镶联结成的扇子逃避般地遮挡住自己的面孔。

站在大殿中央，来报告这个无异于灾难性消息的诺力·菲尔侯爵不理睬皇太子无意义的询问，径自脸色难看地陈述自己的主见：“王妃此举，实在出人意料。身为陛下的母亲却勾结北方勃艮第党人散布对陛下不利的谣言，我们应尽快出面发表声明予以反击！”

“呵呵……”年轻俊美的军务大臣赛瑞雅闻言像听到笑话般地笑了起来，毫不掩饰地嘲笑道：“侯爵大人，请问我们该怎么反击？王妃说陛下不是国王的儿子，而是她和别人生的私生子，这可是她身为母亲的证言。子民们会相信王妃的话，还是我们的话？”

“为了抵毁陛下，北派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自六世时代就服务宫廷的宰相修曼德握紧垂放在袍子两侧的双手，一脸义愤，“而身为上任法皇的王妃，现任法皇的母亲，竟然公开与拥护英国人的北派相串通，这女人真是法兰西的耻辱啊。”

“都是因为陛下还没有在兰斯大教堂正式加冕，才给了北派耍弄口舌小伎俩的余地。如果能早日经过这一公认的程序，无论他们再造何等弥天大谎，也不能动摇陛下身为国王的事实了！”

“你们都够了吧！”似是再也无法忍耐身边无建树的争论，站在歌特式繁

复精美的高圆立柱旁，身着深紫色高领军服一直缄口沉默的布鲁克尔·森·达姆将军终于严肃郑重地喝止住周边的纷杂，他冷冷的目光睇向帘后瑟缩在王座上的皇太子，“陛下，身为战略要地的奥尔良被围困已达六个月。如果我们再不出兵，奥尔良一旦失守，法国将彻底沦陷！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勾结英国人的北派，也不是勾结北派的王妃，而是万恶之源的英国人啊！我要求立刻出兵解救奥尔良！”

“将军阁下，你不要太过冒失，”宰相忧心忡忡，“我们应该妥善商量一下再作决定啊。”

“还商量个屁！”布鲁克尔忍不住火冒三丈，“就是你们这些保守派，一拖再拖，才变成今天这种局面！”

由于这句话攻击的范围太广，诺力侯爵皱眉转身准备迎击。

布鲁克尔冷冷地瞪向他，“我是在和陛下说话，其余的人少开口！”

“哈哈……将军的脾气还是那样一触即发啊。”赛瑞雅挑挑秀丽的凤眼，笑着打圆场，“那我就听听太子陛下的决定吧。”

瞬间，被数道目光所包围的法皇太子不安地向后缩了缩身体，小心翼翼地挪开挡住脸的扇子——一直懦夫般地畏缩在椅背上任凭臣下争论的软弱青年却有着意外清雅美丽的容貌。

“万一奥尔良真的失守……我就惨了……”青年低柔地说着，垂着眼帘，长长卷卷的睫毛下眼神如受惊的小鹿般闪烁不定，“也许，我趁现在就逃到西班牙去会比较安全呢。”天真而轻松的一句话，令殿下的一千人等闻之色变。

事实上，无论将军、侯爵或是军务大臣都并不期待他们的查理陛下能说出什么鼓舞人心的言论，但还是没有料到他竟然软弱没用到要抛下国家逃跑的地步。

“万万不可！”

“不行啊，陛下！”

“还没有到那种地步啦！”

反对声同时响起，一向意见难以统一的众人马上站到了同一立场。

布鲁克尔脸色铁青，陈述利害关系：“如果这个时候陛下去外国，那法国人民会认为他们被抛弃了！而前代国王们为法国的统制权和英国人进行相持百年的斗争，也全部会尽成泡影！”至少，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就不可能让皇太子做出这种没有骨气的事。

“原来是这样啊，”信手梳了梳长长的浅金色头发，青年露出柔软温宛的



微笑，“对不起呢，我对战争方面的事并不是很了解。”

“真想知道陛下所了解和擅长的事情是在哪方面啊……”无法抑制地露出嘲讽笑意。年轻的军务大臣向与自己同岁的查理皇子投去无奈的一瞥。

似乎没有发觉这是轻视的嘲笑般，皇太子查理湛蓝如天海清澈的眼眸弯成浅浅的月牙，戴满各色戒指的十指相握，认真地思考了片刻后回答：“大概是在烹饪方面吧。”

殿下下的群臣陷入不可言喻的悲哀，这就是法国人民的期待，年轻的王位继任人，法皇太子查理陛下，性格懦弱，为人温吞，连大声驳斥别人的意见都不曾有过，而兴趣是……烹饪！

“啊——”打了个大大的呵欠，查理俊美的脸上荡漾起困倦，“我累了，今天就到这里吧。”不顾他人难看的脸色，他扁着嘴角起身，却在迈步的瞬间，因不小心踩到白色衣袍长长的下摆而险些摔倒。

“陛下！”

在修曼德的惊呼声中，查理狼狈地扶住椅子把手，“不碍事。”回过头，依然是温和浅淡的一脸迟钝。

擦了擦额头的汗，修曼德想起最近听到的一个流言，希望说出来能够鼓舞一下大家瞬间变得更加低落的心情，“最近民间都在流传一个传说哦！”

“咦？”听到传说，查理双手托腮，再度落座，眼睛闪亮亮地放射出颇有兴味的的光芒，“是什么呢？”

“是指那个自古就有的宗教预言吗？”年轻英俊的军务大臣闻言侧头轻抚下颌陷入思虑。

“原来你也听说过啊。这个预言最近很流行呢，”侯爵轻笑一声又望了望布鲁克尔，“将军阁下也应该知道吧。”

布鲁克尔勉强哼了一声算是应答。正是因为连战连败，无奈的民众们才会寄望于自古流传的预言。真是军人的耻辱啊。

“预言中说：‘法国有一天会毁在一个来自异邦的淫乱女人手中，然后又有一个来自洛林省的少女出现，拯救法国。’现在预言的前半段已经实现，大家都期待着后半段也会马上变为现实呢。”修曼德认真地讲着，语音带了自身愿望所寄予的热切期盼。

“是宰相大人期待着预言变为现实吧。”赛瑞雅依然用嘲讽的口气道。

“真浪漫啊……”查理宽大的袖子挡住脸，颇感无聊地再次打了个呵欠，“好了，我要睡觉去了。有什么事就由你们来裁定吧。”

“等等！陛下！”年轻气盛的赛瑞雅叫住他，“你不认为自己应该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做些什么给我们臣子起一个表率吗？”

“赛瑞雅，你越来越无礼了！”修曼德厉声喝止。

布鲁克尔也露出不赞同的神色，虽然陛下无能，也轮不到赛瑞雅教训，这个贵族青年虽然聪明有实力，却可惜太过尖锐了。

走了几步的查理闻言顿了一下，徐徐地转向身，清秀的脸漾起温柔甜美的笑容，“说得是呢。好吧，我从今天起闭关十日，请求天主赐法兰西以胜利。”温宛动人地笑了笑，法皇陛下接着说道：“那么，这期间的政务，就交给赛瑞雅和宰相大人共同处理了。”

“这种时候闭关祈祷有用吗——”

直到查理走上通向自己寝室的长廊，耳边犹能听到脸色发白的赛瑞雅自前殿传来的悲鸣。

唇边勾起一抹无情的笑，有如蓝天般湛清的眼眸转化为海底般莫测的幽深，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音量轻声回应：当然没有用。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神啊……

呵呵，传说？预言？等待？神的救赎？别说笑话了……

信手甩掉象征高贵与圣洁的白色外袍，露出里面方便活动的黑色夜行服，适才还有着无害小兔般迟钝外表的法皇太子查理撑住窗子身形矫健如优雅的猎豹般灵巧地翻跃而出消失在宫殿的某处……



酒馆门口挂着摇曳的风灯，微弱的橘色火焰朦胧地映出招牌上镌刻的深蓝酒店四个字，雨滴划开黑夜从天而降，在灯火的映照下，从酒馆内部左边的桌子向外张望，会觉得天空划下的不是雨丝而是一道道闪亮的银光。

五官深刻俊美的长发青年枕着手臂半趴在桌上，深邃的蓝眼盯着杯中橙色的酒水，为什么，无论喝了多少杯，还是无法醉呢……不能醉，便不能入睡。这样的惩罚要到何时……苦闷地摇晃着手中的杯子，杯中的酒泛起细小透明的气泡，气泡升起破裂，过程一如梦境……

“好啦，不要喝了。”身形矮胖的老板走过来拍拍他的肩，在他对面坐下，“我这里可没有能把您醉倒的好酒哪。”

青年抬起眼，漂亮的眸子泛起琉璃的光彩，美丽的唇形轻扬凝成一抹俊



雅的笑，“叫你的女儿蒂娜出来吧，我一见到她立刻便可以醉了。”

老板不理睬他的玩笑，看了看左右，压低声音道：“您来这儿有人跟着吗？”

“有啊，我最忠贞的部下——月神啊。”

“陛下！您怎么还是这么轻率！现在南部充满了英国的间谍和北派的奸细，您私自离宫跑到这么远的地方被发现就……”

“嘘——侍卫长大人，如果你再大声我被发现就是迟早的事了。”

“叫我老板啦！”老板苦恼地搔了搔短短的头，抱怨道，“为什么早已远离宫廷的我还是要忍受您的不定期搔挠呢，而且您从来都不曾付过我酒钱……”

“没办法呀……”青年伏在胳膊上低低地笑道，“我每次不愉快时，只要见到你这张因我欠下的数额不断上涨而心痛的脸就立刻会恢复心情了啊。”

老板低叹一声：“您还是这样任性……”

“没关系，”青年耍赖般地眨了下右眼，“我只在你一个人面前任性而已。”

老板垂下睫毛挡住眼中破碎的悸动，“……这次是因为王妃发表的声明吗？”

“连你也听说了啊。”他懒散地撑住半边脸颊，任金色发丝如光滑的流水顺势滑落披洒一肩，“那个女人啊，竟然说我是她和别人生的私生子，真是少见的女人。”冷冷的讥诮浮现在唇边，为了阻止他成为法国国王，竟然公开宣称他并非皇室之子，真是厉害！

“你不要太伤心，这女人胡说八道，没人会信的！”曾在查理身为王子时担任他的侍卫队长的老板出言宽慰。

“也许……不是胡说八道呢……”查理轻笑着举起酒盏，深邃的眼眸透过金黄色的酒水向他望去，变幻的眼波因动荡的水泽而呈现不安定的琉璃色，完全遗传自王妃那妖艳的容貌、异样的美丽……落在老板眼中，却直觉毛骨悚然。

“呀——”

细小的女性尖叫声牵动查理的注意力，向左边望去的瞬间，老板慌乱地擦去额角上密密的汗。

昏暗嘈杂的环境里，那背对着他的纤细挺直的身姿发出耀目的光芒。查理眯了眯眼睛，才看清那是该女子披洒及膝长长卷卷的秀发因沾着无数雨珠在灯

下交映闪烁的折射光。

“哈哈，让娜，你又来这边乞讨了吗？”周边的粗鲁男子大声地调笑，再度伸手去抓少女的手腕。

少女躲闪不开，被他擒住手腕，她气恼地驳斥：“我才不是乞丐！我警告你！如果再不放开手……”

“我偏不放，你能把我怎么样？”男子挑挑浓眉，周围看戏者更加笑得肆无忌惮，其实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穷日子无聊至极，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逗乐的机会。

“哼。”少女手肘一抬，将被紧握的手向自己的方向带来，伏下头，竟然在男人的手臂上重重狠狠地咬了下去。

“哇——”男人忙不迭地把手松开，低头一瞧，血都冒了出来，不禁大为光火，“让娜，你不愧是在老家放过羊啊。简直是只牧羊犬。竟然咬人……”

“哈哈，那我们以后就叫你小狗让娜吧！”旁桌的男子们哄笑成一团。

少女愤愤地转过身，小脸憋得通红，“老板——”

“哦哦，让娜来了。”老板好像才看到她似的，打了个招呼。

少女拎着一个包裹用肩膀挤开不时伸出的毛手毛脚，快步走到老板和查理的桌前，充满期待的目光紧盯着老板，声音像沾了雨水的青草般清爽干脆，“今天让娜带来了新鲜的干酪哦！”

“可是……”老板有些为难地道，“让娜，我这里还有不少啊。暂时不想买……”

少女充满了失望，目光都黯淡了下去，“可是这条街就属老板这里热闹啊。因为下雨，别家的客人都不多，今天大家都没要……”

低低的诉说，像是在恳求。对于这样的城市贫民来说，一天没有收入就代表次日的饥饿吧。查理心不在焉地想着，伸手轻松地夺过少女手中的包裹，在她还来不及发出诧异声响前，一枚金币便塞入了她的掌心里。

桌上的烛灯太过黯淡，她必须睁大眼睛才能看清这男人的脸。浅金色长发随意地披着，靠墙而坐望着她似笑非笑的男子有着与她所接触的人完全不同的优雅的气质。湛蓝深邃的眼眸像是两枚无杂质的海蓝色宝石，五官也深刻得有如雕刻而成的雕像。俊美得不似存在人间的男子……

“怎么？不够吗？”查理扯开一抹笑，让她不觉间竟后退了一步。

“不不……不是……”她磕磕绊绊地说着，不知为何，脸先红了，“是太多了，我……我找不开。”



“没关系。”查理随意挥了挥手，把包裹塞给老板，“诺，这算我还你的酒钱了哦。”

老板嘟囔着：“我比较乐意你直接把金币给我耶……怎么，你还有事吗？”他转问让娜。

“没事……”让娜连忙摇头，刚转身，却又再回首，望着查理，鼓起勇气说了声：“谢谢……”

望着脸色绯红离去的少女，老板咧咧嘴，“真希望我也是个美少女啊。这样就不会有恶意赖账者了。”

“说什么啊……你要是美少女，我不是早娶你做王妃了吗？”查理伏在桌子上，含混不清地说着。

“查理你醉了。”

“我没醉啊……”

“是是，你没醉。”老板伸臂架起他，把他扶向后面的房间，“喝醉了的人从来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是醉鬼的。”

“不是……我真的没有醉啊……”伏在老板的肩上，查理轻轻地说。

“是啊……”

望着一放到床上就昏睡过去的查理，老板复杂的神色中闪过一道凄楚，“我也希望你没有醉……”握着木门的手指紧了起来，“你为什么要来我这儿呢……陛下……”

窗外的雨渐渐大了。



“萨拉！萨拉！”

金发闪闪的孩子冲站在梯子上修剪一人半高花架上的花枝的男子兴奋地喊着。

正全神贯注于手上花朵的男子被骤然在身后扬起的声吓了一跳差点儿摔了下去，他急急抓住梯子，懊恼地回过头，“殿下，你要害死我吗？”

阳光下的孩子仰着笑咪咪的洁净脸颊，眼睛像天空般蔚蓝清澈，“萨拉！父皇批准你做我的贴身侍卫队长了哦！”

“可是我的志愿只是当一个宫廷花匠而已。”并不觉得自己受到王子宠信是件多么荣耀的事，男子反而近乎抱怨地说道。

“你真是个奇怪的人耶。”孩子歪侧过头。

“我的愿望只有一点点嘛……”男子不好意思地搔搔头，阳光下平凡的脸上堆积起温暖的笑容……

拿下门口的灯，表示酒店已打烊。吹熄一根根圆桌上的火烛，直至黑暗完全降临。

老板坐在黑暗中，只有眼睛发着黯淡的微光，半晌，他下定决心似的闭上眼睛，滚烫的泪滴落衣襟，他胡乱用衣袖抹了几把，向内室走去。

推门时，他犹豫了一下，但终于还是推开了来，透过窗外雨丝的返光，可以看到熟睡中的查理有着孩子般无邪的脸。

颤抖的手，落在他柔软的金发上，这是自己看着长大的王子啊……

“萨拉。你干什么？”冰冷的如同酒中冰块与玻璃杯碰撞发出的声音响起的同时，查理掀开眼帘，没有丝毫醉意的眼睛闪烁出深海幽蓝的清辉。

“你……你没有睡……”不知是安心还是惧怕，老板的声音低低地发颤。

“如果我这么不小心的话，早就死了不知多少次了。”垂着头发出一声轻笑，查理慢慢起身，“今天一见面，你就显得很不对劲啊。萨拉，比演戏，你比我差远了……”状似漫不经心地说着，却霍地翻身，猛然间把老板压制在身下，手扼住他的喉咙，“可是……我不愿意相信！”手指略微收紧，无情的蓝宝石凝视着老板的脸，压抑的声音带了不可抑制的愤怒与痛楚，“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你想杀死我？”

“不……”老板困难地摇头，“我不想杀你，查理，快离开这里……咳咳……他们就在附近！”

“晚了……”随着阴沉的声音，一支袖箭自门口射来，查理的注意力集中在老板身上，避之不及，被射中了后背。

他立即翻转自床上跳下，回头望去，见一个蒙着黑色斗篷的高个男人堵在门边。

“老板，你没有完成我们的约定啊。”男人阴沉的目光扫向老板，“你果然不肯动手。哼哼。”

查理握紧拳，摆出防备的姿势，老板却出人意料地冲上去抱住堵在门口的男子，回头大吼道：“查理，你快走！他们在附近还埋伏着人，都是杀手，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快跳窗户！月神在窗外！”

“放开！”男人拼命挣扎，急于摆脱老板的钳制。

“你快走！”老板紧紧缠住他，眼泪流了下来，几近绝望地向查理拼命嘶



喊，“对不起，对不起，我并不是想要背叛你！他们抓了我女儿，要我给他们通风报信，我没办法。原谅我，原谅我……”

说话间，男人终于将老板甩开，快速从马靴中抽出匕首在指间一个旋转，便向查理掷去。

查理正站在床头的死角，眼见寒光迎面，他只能咬牙举臂挡住心口，预想中的疼痛却没有来临，睁开眼睛，眼前却是熟悉的温和面孔。在危急关头，老板飞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那疾射而来的尖刀。

“萨拉！”查理的瞳孔猛地收缩，面前那张熟悉的脸扯开一抹熟悉的微笑，红色的血丝顺着嘴角慢慢流出，蜿蜒的痕迹烙印在他冰冷的心上。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告诉他们你来了……对不起……”老板褐色的眼睛涌出滚热的泪，掺杂着无可奈何的惶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害怕……我是个没用的男人……”

查理复杂地注视着他，一语不发地把手移动到他的背，摸到匕首，迅速拔出，向堵在门口正要呼喊同伴前来的杀手掷去。一刀正中后心，男人身子一软，来不及发声，便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无言地任怀中的老板软软地滑下，查理转身推开窗子，月神就在窗下，他吹了声口哨，那通体纯黑的马儿便轻轻靠近。

“查理……”手扯住他长长的衣摆，老板犹自喃喃地道，“原谅我……”

雨沙沙地下着，查理站在窗边，风吹起他金色的长发，挡住他的容颜，金色的发丝起伏中幽深如海的眼眸不带任何感情地回顾地上濒死的人，毫不犹豫地开口，连声音也带着雨夜的清冷：“我拒绝——”

说完三个字，他动作漂亮地伸手在窗台一撑，翻跃的同时，黑色的衣摆和金发迎风飞扬，侧转脸颊，幽深的眼眸淡漠地转动凝睇老板最后一眼，薄唇掀动发出宛如死神的无情宣告：“背叛者——死。”

最后一个字消失，黑夜般的男子消失在老板的视线中。

窗外的雨打在梧桐叶上，发出凄凉的声音，老板的眼睛渐渐地闭上了，而涓涓的眼泪却无法停止。

身后响起混乱的脚步声……

“什么嘛，老板这个笨蛋，如果乖乖听我们的话，他也不会死啊……”

“贱命一条，杀不杀他有什么用，快去追查吧……”

“唉，没想到那个传闻弱不禁风的小子居然有两下子，你们看，他一刀就掷死了卡洛里……”

“快追吧！主人还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呢！”

声音再度消失……不知是谁扔下了火把……

萨拉半开半闭的眼中，所见到的最后的颜色是——依稀的红。

陛下……我的愿望真的只有一点点……

只想开一家小酒馆，和妻子女儿平安地生活……为什么……这样一点点的愿望，也无法实现呢……



不知在夜色中奔驰了多久，直到雨停，月亮发着微红的光。陌生城镇的小巷曲折幽深，不知通往何方……

嗒嗒嗒……马蹄不断地发出寂寞的声响，每一下，似乎都敲击在他的心上。

受伤的部位由于马背的颠簸，已经绽裂，血汨汨地流淌着，身体却反而变得更加燥热。

胸腔里某种异样的感情正在不断地饱涨，是懊恼、愤怒，还是寂寞呢？

他怅然地抬首，只见路旁不知名的树上飘落下粉红的花，带着点点的血色，在月光下迷离飞舞。马蹄的声音似渐渐远去般，耳边一片沉寂，所有的声音因感官的迟钝好像都消失了……为何心被撕裂的痛楚却依然如此清晰？

有什么正在胸中呐喊着，视野越来越模糊，茫茫然地驻足环顾，四野如此空旷，除了身后的影子便是一无所有。失血造成瞬间的昏眩导致身子一歪，他从马背上掉落跌至污泥之中。

“好痛、好痛……”

侧脸枕在泥水里，冰冷的蓝宝石看不出情绪却淌下深蓝色的泪滴，是哪里在痛？心，抑或身体？忍不住有些想笑呢，他——法国国王——全世界最孤单的人，连拥有一个朋友也会招来杀身之祸。

“果然……根本就不可以信赖任何人啊……”

嘲讽地低喃，同时发现自己似乎已没有再度站起来的力量。难道，就要死在这里吗？像母亲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地消失了吗？

深邃的眼睛因不甘而绽放出清冷倔强的光辉，纤长优美的十指深深地陷入土地，微弱破碎的声音自苍白的嘴唇中发出：“救我……救救我……”

神也好，天使也好，魔鬼也可以，只要不让我死去……我的心，我的灵

